

《文字蒙求》与《说文解字注》训诂比较研究

胡雅哲^{1*}

(¹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都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依托, 秉持相同的训释基础, 同为清代朴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对清代文字学发展贡献斐然。二书学术渊源相通, 又各具治学特色, 具备对比研究价值。本文以两书的词义训释作为研究核心, 选取六书之首“象形”为切入点, 对比梳理二者在象形字训释方面的不同, 侧重从训释内容角度展开探究, 总结二书词义训释的特征与具体差异, 进而分析造成二者训释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文字蒙求》; 《说文解字注》; 象形字; 训诂; 比较研究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5.154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xegesis of *Wen Zi Meng Qiu* and *Shuo Wen Jie Zi Zhu*

Hu Yazhe^{1*}

(¹ Northwest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Both *Wen Zi Meng Qiu* by Wang Yun and *Shuo Wen Jie Zi Zhu* by Duan Yucai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based on Xu Shen's *Shuo Wen Jie Zi* and share the same exegetical foundation. As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Qing textual research, they have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logy in the Qing Dynasty. With identical academic origins yet distinct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the two works are worth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Taking the lex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books as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 and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the foremost category of the six writing principl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ing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content. It summarize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specific differences of lex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two classic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ir divergences in interpretation ideas and orientations.

Keywords: *Wen Zi Meng Qiu*; *Shuo Wen Jie Zi Zhu*; Pictographs; Exegesis; Comparative study

引言

王筠的《文字蒙求》(简称《蒙求》)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均为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 由于二者有相同的训释基础, 所以在释义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 二者都作为清代朴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对清代文字学的发展具有总结性的贡献, 二书可以作为比较的对象。《蒙求》是简化版的《说文解字》。《段注》是对许慎《说文解字》全面的注释与研

作者简介: 胡雅哲 (2002-), 女, 内蒙古包头, 硕士, 研究方向: 文字学、方言语法

通讯作者: 胡雅哲, 通讯邮箱: 15044977438@163.com

究,以小学通经学。二者在词义训释上也存在着不少差异。《段注》先于《蒙求》而成,流传也比《蒙求》广泛,学界目前更重视段氏著作的研究,研究成果与论文数量远远超越《蒙求》。

《蒙求》的研究呈多维特征。从先行研究来看,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文字学理论、教育实践价值及跨学科比较。以文字学角度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文字蒙求〉研究》^[1],《〈文字蒙求〉研究》^[2]以及《清末识字教材〈文字蒙求〉研究》^[3]。教育学角度研究《蒙求》的论文有《二语教学视角下的〈文字蒙求〉教学法》^[4],《双语视角下的〈文字蒙求〉汉字教学研究》^[5]。《〈训蒙字会〉与〈文字蒙求〉编纂的理念—当代汉字教学的启示》^[6]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与朝鲜的儿童识字教材的不同。上述的比较研究为当代国际汉字教学提供了方法论参考。但当下学界立足文字学本位,把《蒙求》纳入专书研究范畴并开展跨典籍比较的相关成果仍存空白。有鉴于此,本文以二书的词义训释作为研究内容,选取六书之首“象形”训释进行比较。

1 《蒙求》训释简单,《段注》训释精深

二书训释最直观的差异就是《蒙求》训释简单,《段注》训释精深。

1.1 山

《蒙求》：“其上，峰也。其下，岩穴也。”^{[7]3}《段注》：“山，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8]441}

讲解“山”时,《蒙求》在释义中删去了抽象的部分,如“宣也”“宣气散,生万物”等部分,段注以“宣也”为核心,训释“山”具有疏泄地气、化育万物的功能,赋予其“生万物”的宇宙观意义,暗含古代山岳崇拜的哲学思想。而《蒙求》仅仅用九个字“其上,峰也。其下,岩穴也”就阐释了“山”字的形体与内涵,精简准确。

1.2 火

《蒙求》：“火之形，上锐而下阔，其点则火之进出者也。”^{[7]3}《段注》：“火，焜也。焜各本作燬，今正。下文曰焜，火也。为转注。南方之行，炎而上。与木曰东方之行、金曰西方之行、水曰北方之行、相俪成文。”^{[8]480}

训释“火”字时,《段注》中声训的方法,“火,焜也”,《蒙求》没有采用。《段注》拓展了五行哲学与自然属性,指出了火的五行归属,并顺便拓展了木、金、水,《蒙求》也没有采用这种训释。

1.3 鼎

《蒙求》：“中腹、旁耳、下足。”^{[7]16}《段注》：“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三足两耳，谓器形，非谓字形也。……易卦：巽木于下者为鼎。此引易证下体象析木之意，与簪下引易证从日一例。古文吕贝为鼎，籀文吕鼎为贝。二贝字小徐皆作贞。”^{[8]319}

训释“鼎”字时,《蒙求》用六个字“中腹、旁耳、下足”,指出鼎作为一种容器的形体结构,简单易懂,便于记忆,而段注通过字形、字义、音韵、历史、卦象解析“鼎”字。接着分析“鼎”的卦象与六书理论,然后分析古音,最后梳理古文与籀文借代规律,体现了《段注》对文字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兼具训诂学与历史学、文化学的深度。

通过以上三条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蒙求》释字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浅显避繁。摒弃《段注》的晦涩难懂、抽象深奥,体现了王筠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和独特的文字学看法。

2 《蒙求》直观形象,《段注》注疏考辨

象形字最具有形象性,直观性,容易记忆,王筠利用了这一点,建立了字与物之间的联想思

维。

2.1 米

《蒙求》：“米形难象，点以象其细碎而已，十则界画之也。”^{[7]14}《段注》：“粟实也。……金刻本尚无作仁者。至明刻乃尽改为仁。……是故禾黍曰米，稻稷麦苽亦曰米。……宾客之车米、笱米，丧纪之饭米，不外黍粱稻稷四者。凡谷必中有人而后谓之秀，故秀从禾人。”^{[8]330}

讲解“米”字时，王氏解释米的本义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子实去壳后的子实，与米、粮有关，“米”字的形体正好像米粒琐碎纵横之状。段氏则先指出“米”的本义，接着指出字形演变，然后通过郑玄、舍人的注疏，系统阐释古代谷物分类体系，最后用“秀”字作为文字学依据。“秀”即凡谷中必有人，印证谷物成熟需有籽仁，体现汉字造字的科学性思维。此注展现了我国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对谷物作物认知的准确性。同时也说明《段注》是研究农学与训诂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考据字书的背后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的精髓。

2.2 心

《蒙求》：“中象心形，外兼象心包络也。”^{[7]5}《段注》：“人心，土藏也，也字补。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土藏者，古文尚书说。火藏者，今文家说。详肉部肺下。”^{[8]501}

《蒙求》训释“心”字，中间像心，外面像心的包络。形如莲蕊，上有四系，以通四脏。心外有赤黄裹脂，谓之心包络，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到心这个人体器官的形状，形象直观；而《段注》则是根据五行学说对“心”进行解释，古文家认为“心”属土，而今文家认为“心”属火，两派对“心”的五行所属观点不一，段注的训释既包括文字学知识，也蕴含五行文化。

2.3 耳

《蒙求》：“外象轮廓，注中者窍也。”^{[7]6}《段注》：“凡语云而已者，急言之曰耳，在古音一部。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尔，在古音十五部。如世说云：聊复尔耳。谓且如此而已是也。二字音义，绝不容相混。而唐人至今讹乱至不可言。于古经传亦任意填写，致多难读。……今俗刻作汝得人焉耳乎，乃极为可笑。”^{[8]591}

“耳”字，王氏解释像耳朵的轮廓。段氏在解释“耳”字时，从音韵学角度主要讨论了“耳”和“尔”在古音中的严格区别，批判后世混淆现象，然后通过《论语》《公羊传》等经典内证，指出“尔”有三种用法。此注通过辨析常用虚词的音义流变，揭示语音演变规律及唐以后文献讹误现象，构建了音韵—训诂—文献综合考据的范式。可见，王氏注重直观形象，段氏注重全面。

象形字最初的造字缘由就是画成事物的形状，随着物体形状弯曲用笔写画。事物长什么样子，就把他画成什么样子，画出他的大致形貌。王筠在讲解象形字的同时，就巧妙地运用了象形字的造字缘由，字因事造，而事由物起，见字如物。以上此种汉字的讲解方式能够建立字和物之间的思维联想^{[3]36}，使人在理解的基础上识字，见到字如见到物，见到物就会想起字，《蒙求》较之《段注》更为生动形象。王筠揭示了古人观察自然的细致与汉字造字的智慧，即善于从生活中选取素材，这是学习汉字的一种良好途径。而《段注》在此基础上还注疏考辨，拓展材料，区分种类，说明用途，辨明相似，批判错误，分析背后的文化。

3 《蒙求》侧重生活常识和神话故事，《段注》注重经学阐释

3.1 月

《蒙求》：“月圆时少，阙时多，且让日，故作上下弦时形也。中一笔本是地影，词藻家所谓顾兔桂树也。”^{[7]2}《段注》：“阙也。大阴之精。月阙叠韵。释名曰：月，缺也。满则缺也。象形。象不满之形。”^{[8]313}

《文字蒙求》训释“月”字时，加入“顾兔桂树”的神话传说，“顾兔”即“玉兔”“月兔”“顾菟”，因为月圆时少，阙时多，所以月亮常是弦月形，弯弯的，中间一笔是嫦娥的玉兔和月宫的桂树，这样解释，不循规蹈矩，非常有趣。在解释汉字时能够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并以此为依托，串联汉字，深化字义，王筠在解释汉字时的良苦用心从此处明显看出来。

3.2 日

《蒙求》：“日中有黑影，初无定在，即所谓三足乌者也。”^{[7]2}《段注》：“实也。以叠韵为训。月令正义引春秋元命包云：日之为言实也。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故曰实。从口一，象形。口象其轮廓，一象其中不亏。”^{[8]302}

《蒙求》在训释“日”字时，引用了“三足鸟”的神话传说，与三足乌有关的传说在很多古诗里都有记载。杜甫曾有诗云：“莲花交响共命鸟，金榜双回三足乌。”^[9]这里“三足鸟”的故事出自《山海经》，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之一，原是二足，后演变为三足，在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二足金乌，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有领璧形器，上面就刻画着三只神鸟，可作为例证^{[3]37}。

3.3 人

《蒙求》：“象臂胫之形，臂下垂，与胫相属，故两而不四。”^{[7]5}《段注》：“天地之性取贵者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8]365}

《段注》解释“人”字时，重点放在天地所生之物中，以人为最尊贵，是天地的核心，是五行的开端，可以品尝味道、区分声音、鉴赏色彩，虽然禽兽草木也都为天地所生，但是他们不能承载宇宙间至高的灵性，而人从出生便担负着巨大责任，这蕴含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观，以及“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取向，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贯通一致。而《蒙求》仅从“人”字的形体出发进行字义的阐释，像人手臂下垂之形，不蕴含经学色彩。

王筠释义讲究实用性和灵活性，不仅让人们从另一个维度认识了汉字，更能激发想象，吸引读者兴趣，使今人与古人的智慧相契合。段玉裁在训诂之外，将“人”字置于儒家文化的框架下进行诠释，使其成为儒家正统思想的载体。

4 二书象形字训释差异原因

《蒙求》是王筠从教育学角度编纂的童蒙识字教材，其中蕴含着王筠深厚的文字学知识。《说段注》是对许慎原著的注释，更是对传统文字学的理论深化。二者所秉持的治学方法深刻承袭乾嘉学派治学理念，对后世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亦产生深远影响。

二书在象形字训释方面形成诸多不同，究其缘由，可归纳为二。其一，二书在编纂理念以及学术定位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区别。王筠生活的年代，说文学研究早已盛行，名家辈出，如果沿着前人的路走，再想超越前人，困难很大。王筠要做的，就是独辟蹊径。因此，王筠编纂此书遵循的理念是重视推广普及工作，将推广普及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所著的《蒙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传播广泛。而段玉裁学识丰厚，学术造诣精深。《段注》内容深度远超《说文解字》原书，是集大成之作。其二，二书在目标读者方面不同。王筠创作此书的动机本是指导友人的子孙识字，为儿童识字提供极大便利。面向的人群是儿童，所以其在训释体例、方法、特点方面均考虑到了儿童的身心特点，是一本入门之作。王筠从《说文解字》中选取2050个字，从字形分析的角度加以解说，以满足儿童学习的需要，适合儿童启蒙同时也适合众人入门，注重实用性和易读性。《段注》作为一本学术研究型著作，主要面向的是专业人群。《段注》因其体大思精，自此书出世，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者，几乎无人能绕过它。正是因为二书的编纂理念、学术

定位以及目标读者等的种种差异,导致了训释特点的不同。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王氏与段氏的文字学研究差异。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里评价《段注》:“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10]可以说,它代表着清代《说文》研究的顶峰。此外,两者均以《说文》为基础,但呈现的方式却有很大不同:王筠通过筛选与重构,将《说文》看成教学工具。段玉裁则通过注疏与考辨,将《说文》看成学术载体,强调文献互证与理论体系化。《蒙求》展现学术领域向教育领域的转化,而《段注》则代表考据学对经典文献的深度重构解析,这种差异性与互补性,为理解清代文字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发展轨迹迈出了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 [1] 何迎竹.《文字蒙求》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 [2] 路凤华.《文字蒙求》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
- [3] 王真如.清末识字教材《文字蒙求》[D].青岛:青岛大学,2021.
- [4] 刘琴勇.二语教学视角下的《文字蒙求》教学法[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1,(7):114-116.
- [5] 刘兆熙.双语视角下的《文字蒙求》汉字教学研究[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4,(3):6-8.
- [6] 顾姗姗.《训蒙字会》与《文字蒙求》编纂理念——当代汉字教学的启示[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1,37(1):54-61.
- [7] 王筠.文字蒙求[M].北京:中华书局,2012:3.
- [8]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41.
- [9] 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M].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6.
- [10] 徐世昌,编.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37-4038.